



# 《狂舞自由式》嗨爆全場

# 編導 Marco Gerris： 追求自由與個性 創作無極限

上個周末，荷蘭 ISH Dance Collective 人氣之作《狂舞自由式》以炸裂能量「引爆」西九自由空間。霹靂舞、滑板、單線滾軸溜冰、街頭籃球、花式小輪車等極限運動相會在劇場中，配上絕妙的編排與匠心獨運的現場音樂，帶來令人腎上腺素大飆升的現場演出。

是運動？是舞蹈？還是競技？對於鍾情於破格混搭的編導 Marco Gerris 來說，這也許才是真正的街頭文化風格——不拘一格，絕無界限。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攝：Eric Hong @ Moon 9 Image 圖片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



◆《狂舞自由式》中充滿令人腎上腺素飆升的驚險場面。

◆《狂舞自由式》亦展現出演出者們的默契。

◆演出中詠讚呈現眾人齊聚街頭的一幕。

◆花式小輪車炫技演繹相對較慢速。

◆「上天入地」的跑酷讓人捏一把汗。

當晚舞作仍未開場，勁爆節奏已經點燃自由空間大盒，觀眾坐在位子上，卻如同進入舞廳，空氣都燥熱起來。之後的演出，可謂亂中有序，令人目不暇接。霹靂舞者是大殺器，身體就是極限道具；單線滾軸溜冰與滑板是高空王者，讓人心驚肉跳；花式小輪車是人與車子的浪漫一舞，精細技巧令人讚嘆；最「肉緊」的是跑酷，與各種空間障礙物物理身肉搏。個人展示時是高手亮招，互相配合時又盡顯默契，整場演出看得人心跳加速。

## 展現獨特街頭文化

《狂舞自由式》的編導是 ISH Dance Collective 的藝術總監 Marco Gerris，他也曾擔任美國舞蹈比賽真人騷《舞一叮》的評審。Marco 對記者說，創作這個作品全然是因為自己的一腔熱情。他本身擅長多種街頭運動，年輕時就迷上單線滾軸溜冰，住在阿姆斯特丹的他與當地的 hip-hop 社區十分熟稔。「我認識非常好的霹靂舞者，還有街頭籃球手。我和他們朝夕相處，對他們的生活方式與生活態度很熟悉，就覺察出不少共同點。例如他們都追求同樣的目標——自由，以及在自己的領域中找到個性。」

Marco 從小就不按常理出牌，他曾經學過土風、小提琴與結他，也嘗試過滾軸曲棍球、花式滑冰、足球、游泳等各種運動。用他的話說，「沒兩年就覺得悶了，沒有一樣精，但都還不錯。」也許，突破限制的自由混搭才是他的「菜」，「我一直夢想可以做一個演出，將各種運動還有藝術元素融入。不只有炫技，亦有很多詩意；可以非常硬核，但又同時非常溫柔，甚至浪漫。」

《狂舞自由式》正是這樣的嘗試，將這些在各自領域獨領風騷的「大佬」們聚集在一起，融入劇場元素與現場音樂，展現獨特的街頭文化。「這些

『瘋子』們，在訓練上有共同點，在生活方式上也是。」Marco 笑道，「我告訴他們很想在舞台上展現他們在滑板公園或街頭遊玩的样子，他們非常信任我，給了我好多的元素。人們來看我們採排會覺得：你們在幹什麼啊？太瘋狂太混亂了吧！但是當他們看到演出時，無一例外，完全是瞠目結舌。」

## 不僅互相較勁 亦是好 buddy

在《狂舞自由式》中，Marco 請來十位街頭極限運動達人顯身手，其中不乏世界級比賽的冠軍常客，例如滾軸溜冰前世界三冠王 Sven Bockhorst。這麼多的高手聚在一起，會不會打起來？「我知道你的意思，關於自我的凸顯。」Marco 說，街頭運動的確追求自由表達與個性的彰顯，但是當去到一定的層次與高度，大家會不僅想要展現自我，更想要享受互相的合作。「我們現在都是非常好的朋友，甚至在手上紋上有同樣的紋身呢。」Marco 笑道。對他來說，街頭運動的魅力並非只有炫技與比拚，大家互相之間鼓舞磨礪，那種惺惺相惜的默契最為動人。「競賽開始時，大家互相較勁；完了以後便互相擊掌擁抱，再來一杯啤酒。」滑板公園中，有人練招，有人圍觀，失敗了就再來，旁邊的人群或打趣或歡呼，大家不停傳遞熱情與活力。這也讓街頭運動與競技體育相比，展現出非常不同的動感。「競技體育非常個人，大家聚焦在數字上——我要跑得更快，跳得更高。在追求卓越上我們有相似之處，但在街頭，你會更加感受到周圍人的支持。」

## 加入劇場元素 編排如同「作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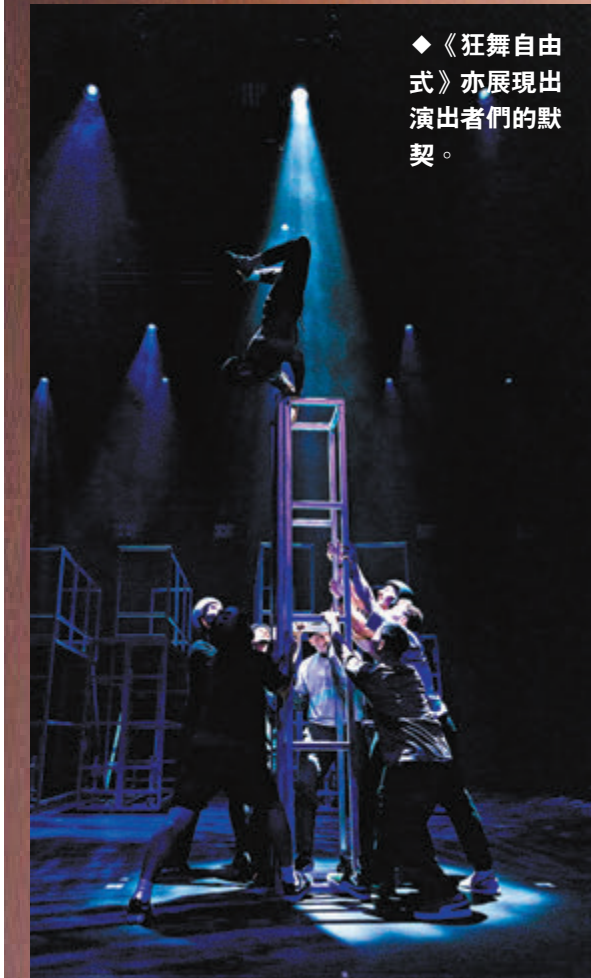
各路高手各顯絕招，《狂舞自由式》中劇場元素的融入也為作品帶來不一樣的質感。特別是現場音樂，弦樂配上重金屬，劇烈節奏鼓動心臟，讓整個劇場變身為街頭遊樂場。Marco 曾創作過很多不

同的舞台作品，包括曾與荷蘭國家芭蕾舞團合作。他稱《狂舞自由式》是自己最為「極端」的作品，形容整個創作過程如同「作曲」，「滾軸溜冰者躍上 U 形池，那其他的『樂器』要如何反應？是模仿他的動作？每個演出者也像是舞者，開始時他們會問我：難道我還要跳舞？我說不，你做你的招，是我要編舞，將所有元素編織成舞蹈。」

Marco 最喜歡的一幕，是「half-final」，這是演出中第一次所有的極限運動同場發生，令人眼花繚亂。「你可能需要多 20 對眼睛才能看清所有的事情。跳躍、滑動，各種瘋狂的招式同時發生，就像一個拼圖，衝突與和諧並存。」

這場演出的確讓人捏一把汗，演出現場，觀眾不斷拍手尖叫，演員們的精準配合讓人印象深刻。「但有時也會出錯，」Marco 笑道，「大部分是在排練室中，但也是整個過程的美妙之處。每當我有個主意，我告訴大家，有人會說那我可以從上面跳過去，有人說那我從下面滑過去……這就是我們發展作品的過程。但是有時他們會撞在一起，或者沒能成功，這時大家通常都哈哈大笑。」Marco 說，這種氛圍就十分「街頭」，「比如你和芭蕾舞者合作，如果有人摔倒了，所有人會大驚失色：我的天啊你還好嗎？而我們這裏如果有人跌倒了，大家通常都狂笑，然後才問你沒事吧。只要你了解了他們的世界，會覺得這是完全 OK 的，是生活方式的一種。」

演出中的所有演員，都不是專業的劇場表演者，Marco 強調，絕不會讓他們去做自己覺得不舒服的東西，「但有時我也會 push 他們一點，去嘗試不一樣的。比如開場，他們排成一排跑動，做出編排的動作，那對他們來說是全新的。我告訴他們的時候，他們說：我才不要做，太奇怪了！但是做完後，他們覺得也蠻酷的。」對 Marco 來說，秘訣就是，要讓整個創作好玩，cool，大家才能樂在其中。



◆現場弦樂結合電子音樂，帶來極其大膽粗獷的音樂質感。



# The Flying Dutchman 另一種震撼

◆文：鄧靚

2024 年 6 月下旬不但是港樂 23/24 樂季的尾聲，在港樂任期長達 12 年的音樂總監梵志登 (Jaap) 亦將卸任。雙方關係良好，Jaap 肯定會以其他身份為樂團再做指揮。臨別依依，樂團亦特別安排了 Jaap 指揮兩套音樂會，分別是歌劇音樂會《飄泊的荷蘭人》(The Flying Dutchman) 及《歡送梵志登音樂會》。在其任內，Jaap 與港樂舉辦了華格納整套聯篇歌劇《指環》的歌劇音樂會並取得極佳成績。歌劇音樂會既是其專長亦是其任內一重要貢獻，故今次筆者特選看了《飄泊的荷蘭人》。

未看這場音樂會前，曾在臉書見到這節目的一則留言，大意說歌劇音樂會難發揮出正式歌劇的戲劇性，故不會去看。這樣的想法可能基於留言者不曾看過歌劇音樂會，又或者其看過其他的 Semi-Stage Concert 不曾很好地帶出歌劇的戲劇性，故有這種說法。但以今次節目而論，歌劇音樂會不但帶出《飄泊的荷蘭人》的戲劇性，其造出的能量甚至可以说比正式歌劇還要震撼。

這並非單就歌唱家沒穿戲服、台上又沒有布景裝置等戲劇成分而言，最主要是歌劇音樂會的一半主角——樂團不是隱藏在樂池內，而是都在台上出現。像華格納的作品，配器一般龐大豐富，80 到 100 人的樂手就坐滿了音樂廳的舞台，今次樓上還有香港管弦樂團合唱團及荷蘭廣播合唱團的成員。他們都變成主角，可以說跟歌唱家一樣重要。在正式歌劇中，觀眾看到的只有角色，即歌唱家和合唱成員（如調度不理想，人多反礙劇情），注意力以 Vocal/

Singing 為主，某程度上反而不能完全欣賞到音樂的力量。像這套節目，序曲描繪大風大浪的畫面，指揮急行出發，樂手快速而奏，變化勁度隨台上每一員的動作而來，讓人感到急風巨浪的情景，接着歌手合唱帶出船長和舵手，從指揮到樂手的動作所帶出的音樂能量，觀眾完全可被帶進戲劇中。

這套節目一開始就予筆者強勁之感。Jaap 每在折與折間都能爆發樂曲的氣勢，又在角色出場前回到人的感情內心，讓一眾歌唱家發揮他們所長。此劇故事雖曲折，卻有不少唱段頗長，諸如男低音與低男中音，女高音與低男中音，或女高音與男高音，在編排上其實有點冗長，但當整個樂隊站在台上時，會感到視覺畫面擴大了。而作曲家也很懂得運用音樂加入聲，尤其二、三重唱和合唱來製造效果。港樂在 Jaap 指揮下演繹亦做到扣人心弦。

今次請來的歌唱家不但在聲樂上有非凡技巧，同時亦富有表演能力，如女高音 Holloway 飾女一珊塔。她的形體動作帶有很強的戲劇性，且愈唱愈有聲；男一低男中音 Mulligan 令被咒詛的荷蘭人以不同層次的心態型娓娓道出其渴望尋找到真愛，讓七年才可上岸一次的他解除魔咒，不用在大海飄泊。男高音 Register 的男二對女主的深情愈發見真摯，當他知道她接受



◆《飄泊的荷蘭人》

圖片：Desmond Chan / 港樂

父親安排嫁荷蘭人，為的是要幫荷蘭人解除魔咒，感到不能接受，遂用愛的歌聲希望女主改變主意；而來自愛沙尼亞、飾女主父親的男低音 Anger 演華格納的男低音角色早已出名，無論與誰對唱都得力，亦是一開腔就讓人感到其聲腔的魅力。就算分別飾演較輕分量的舵手及女主母親的男高音 Smagur 和女低音 Gour，亦恰如其分地做好所屬角色。音樂與歌聲和合唱的疊加力量在尾聲的多重唱一段更是震撼人心，各歌唱家不斷唱出自己的心聲，有的誠懇、有的迫切、有的害怕，各人在音樂的推動下把此劇推上高峰。在樂團的聲部而言，由於弦樂在最前，而當中有不少澎湃段落令觀眾感受到其速度和力量，其與敲擊樂和銅管所做出的勁度感受又截然不同，這套節目不但為 Jaap 完美地總結其在港樂的輝煌成績，也有比從前表現更上一層樓之態，令人喝采！

# 榮念曾實驗劇場《悲劇的誕生》



誕生的悲劇，悲劇的誕生。一場對尼采與華格納的關係，一段猶如哲學和藝術戀愛的審視。嘗試將視點抽離於主體，浸淫在眾多可被替換、相互理解之概念的行動當中，解構這段關係。在信仰崩解以後，換來的又是什麼的誕生？

《悲劇的誕生》是繼《驚夢》的五年探索以後，榮念曾藉「悲劇」重新展開對關係、藝術的劇場實驗。從這位遠溯影響二十世紀哲學發展的德國哲學家，到當代的觀眾語境；從他曾擁抱、繼而唾棄的華格納歌劇，到試圖重構音樂邊界的噪音音樂，榮念曾其極簡劇場設計「一桌二椅」的運用，借此建構跨意識、跨世代、跨文化的對話平台。

作品特邀江蘇省演藝集團昆劇院新生代武生呂廷安與東京資深當代舞藝術家松島誠，攜手香港新生代表演藝術家蔡雨田、竺謫民，與來自台中的民族技藝藝術家康博能一起演出。

日期：7月19日、20日晚8時15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 週末好去處